朱子語類

卷三之十七　朱子

訓門人

口 13
775
38

訓門人一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變化氣質最難（以下訓德明）今學者皆是就冊子上鑽却不就本原處理會只成講論文字與自家身心都無干涉須是將身心做根基上德明問向承見教須一一面講究一一面涵養如車兩輪廢一不可曰今只就文字理會不知涵養便是一輪轉一輪不轉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懲忿窒慾至處事差失則奈何曰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知人却放肆

不恭敬如一箇大公至正之路甚分明不肯行却尋得一條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今人每每如此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体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却未見得被它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亦未有流之濁而源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

問看先生所解文字略通大義只是意味不如此淡洽曰只要熟看又云且將正文熟誦自然意義生有所不解因而記錄它日却有反復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做切已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樸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是此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驅外此箇心須是管看他始得且

如曾子之方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教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擁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字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撕提省察且如坐閒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撕撕此心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烏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一字最緊要又云須培擁根本令厚壯以此去理會學二代以下書古今世變治亂存亡皆當理會今只看此數書又半上落下且如編禮書不能就亦是此心不壯須是培養令豐碩呂子約讀三代以上書之說亦有謂大故有書要讀有事要做

問五典之要四端之性推尋根源既知為我所固有日用之間大倫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為私欲所蔽其要在窒慾曰有一分私慾便是有一分見不盡見有未盡便勝他私慾不過若見得脫然透徹私欲自不能

番太要須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誠心正一向去又舉
虎傷事當時再三深思所見及推大極動靜陰陽五行
與夫仁義中正之所以主靜者求教曰據說亦只是如
此思索亦只到此然亦無可思索乃雖欲從之未由
也已處只要時習常讀書常講貫令常在目前自然見得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閑散不
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
意似謂閑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因說某人開廣可喜甚難得只是讀書全未有是處學者
須是有業次編疑諸公亦未免如此德明興張蹤父在
坐竦然聽教先生言前輩諸賢多只是略綽見得箇道
理便休若心理會者須是專心致意一切從原頭理

會過且如讀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五
玉之類亦費工夫編禹貢山川洪範九疇須一一理會令透又如禮
書冠婚喪祭王朝邦國許多制度逐上講究因言趙丞
相論廟制不取荊公之說編奏議時已編作細注不知
荊公所論深得三代之制又不曾講究毀廟之禮當是
時除拆已甚不應儀禮可笑子直一生工夫只是編奏
議今則諸人之學又只是做秦議以下工夫一種稍勝
者又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人就堯舜三代原頭處
理會來又與敬之說且如做舉業亦須著心理會文字
方可以決科讀書若不著心去求不成業次終不濟事
臨別再言學者須是有業次須專讀一書了又讀一書徹
明起稟數日待行極蒙教誨若得師友常提撕警省自

見有益曰如今日議論某亦得溫起一遍

問前承先生書云李先生云賴天之靈常在目前如此安得不進蓋李先生為默坐澄心之學持守得固後來南軒深以默坐澄心為非良此學者工夫愈見散漫反不如默坐澄心之專先生曰只為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問龜山之學云以心驗之以心驗之從容自得於燕閒靜一之中李先生學於龜山其源流是如此曰龜山只是要閑散然却讀書尹和靖便不讀書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無此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着時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便無他只是緊緾約令歸此窠臼來問佛氏似亦能謹獨曰他只在靜處做得與此不同佛氏只是占便宜討閑靜處去老莊只是占數要他自身平穩先生又自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髣髴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見得分曉只是戒謹恐懼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如顏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先生極論戒謹恐懼以為學者切要工夫因問遺書中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之語亦是切要工夫曰不理會得

時凡讀書語言各各在一處到底只是一事又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一段亦是不安排亦是戒謹恐懼則心自存之意曰此孟子言養氣之事必有事焉謂集義也集義則氣自長亦難正他亦難助他長必有事而勿忘於集義則積漸自長去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一箇物事門閉燥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舉竟也須有箇物事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一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那處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義剛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來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義剛

以前看得心只是虛蕩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虛明萬理便在裏面向前看得便似一張白紙今看得便見紙上都是字廖子晦們便只見得是一張紙義剛

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庭參當時恃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庭參底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第到底也○義剛

廖德明赴潮倅來告別臨行求一安樂法曰聖門無此法或問誠敬二字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

說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問會有終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會如此下工夫只據冊上寫底把來口頭說雖說得是何益其常說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他說亦未必是又恐他日說到這裏人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橫看豎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爭如何恁地踈略說得若是那真箇下工夫到田地底人說出來自別漢卿所問雖若近似也則得看淺須是理會來理會去理會得意思到恁地被膠

粘住時方是長進也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捉工夫誠則到自然時誠也有勉為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說此二字義故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朴直懇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 汝一下訓廣

蕭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說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決不到虛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說到此某將謂凡人

讀書都是如此用工後來看得却多不如此盡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總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悉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僞學底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半上一下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都是自家物

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上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廣云到此時教誨三月雖昏思亦自覺得與前自不同方始有箇進脩底田地歸去當閉戶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說要如何頓放做工夫只自腳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其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別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橫渠說

做工夫更精切似二程資稟高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求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勇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能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緒緩緩則失之矣晝日廣請曰先生昨日言廣言動間多輕率無那其言也訒底意思此深中廣之病蓋猶牢讀書到適然有感發處不過贊嘆聖言之善耳都不能玩以養心自到師席之下一日見先生說義理不是面前物皆吾心固有若如道家說存想法所謂公永

龍虎之屬皆人身內所有之物又數日因廣論義理又向外去先生云前日說與公道皆吾心固有非在外之物廣不覺怵然有警于心又一日侍坐見先生說如今學者大要在喚醒上自此方知得做工夫底道理而今於靜坐時讀書玩味時則此心常在一與事接則心便緩散了所以輕率之病見得先生警誨自此更當於此處加省察收斂之功然侍教只數日在更望先生痛加教飭先生良久舉伊川說曰人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又一說却曰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公且說看是如何廣云有主則實謂人具此實然之理故實無主則實謂人心無主私欲為主故實先生曰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

蓋指理而言也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蓋指私欲而言也以理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少許砂土便見

或問人之憂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之曰此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總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白豆少黑豆多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矣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焉字依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波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爲去意見之說者此皆是不奈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頓去做須要尋箇佳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奈超躐得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

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克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奈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為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攛掇他去這路上行又

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總有數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中紅心雖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廣云數日敬聽先生教誨做工夫處左右前後內外本末無不周密所謂盛水不漏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愈密

廣請于先生求居敬窮理四字曰自向裏做工夫何必如此因言昔羅隱從錢王巡錢塘城見樓櫓之屬陽為不曉而問曰此何等物錢曰此為樓櫓又問何用錢曰所以

舉之曰果能爾則當移向內施之蓋風之以寒在內也故
先生問廣到此幾日矣廣云八十五日曰未自得行否廣
曰來早拜辭曰有疑更問廣云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
夫去須有疑却得拜書請問曰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敢
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
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
有未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
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　人若除得箇倚靠人底心學也
須會進

先生語潘卿有疑未決可早較量答云眼下亦無所疑且
看做去有疑方文清問　先生因云人說道頓段做工夫
亦難得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
做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些
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養處有
積累則存養處自然透徹賀孫

大雅謁先生於鈐山觀音寺納贄拜謁先生問所學大雅
因質所見先生曰所謂事事物物各得其所乃所謂時
中之義但所說太意却錯雜擾如此說乃是欲求道於
無形無象之中近世學者大底皆然聖人語言甚實且
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與聖賢言
語虛心以觀之不必要著心去看他久之道理自見不
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
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
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為二物何緣得有諸已只看論

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以下推臨別請教以為服膺之計曰老兄已自歷練但目下且須省閑事就簡約上做工夫若舉業亦是本分事且如前日令老兄作告子未嘗知義論其說亦自好但終是摶量非實見得如今人說文字辭太多不是辭多自緣意少若據某所見義內即是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自見得義在內若徹頭徹尾一篇說得此理明便是吾人日用事豈特一篇時文而已

再見因言去冬請遠之後因得二詩云三見先生道愈尊言提切切始能安如今決破本根說不作從前料想看有物有常須自盡中倫中慮覺猶難顧言克己千夫熟要得閒旋事仰鑽看畢云甚好大雅云近却盡去得前病又覺全然安了忒煞無疑恐難進步且如南軒說無適無莫適是有所必莫是無所主便見得不妥貼程氏謂無所往無所不往且要義之與比處重便安了曰此且做得一箇龍龍底基址在尚可加工但古人訓釋字義無用適字為往字者此適字當為吾誰適從之適音

的是端的之意言無所定亦無不定耳張欽夫云無適無莫釋氏謂有適莫此亦可通問如何是龍龍底基址曰無所往亦無深害但認得義字重亦是所謂龍者如匠人出治材料且成樸在然後刻畫可加也如云義字豈可便止須要見之於事那裏是義那裏是不義不可謂心安於此便是義如宰我以食稻衣錦為安不成便是義今所以要於聖賢語上精加考究而分別輕重辨明是非見得粲然有倫是非不亂方見所謂文理密察是也自此應事接物各當事幾而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皆精於義理之效也問此是精義入神以致用否曰所謂精義入神不過要思索令精又精則見於日用自然合理所謂入神即此便是非外別有入神處也如老兌詩云中倫中慮只恁說仁盜倫慮只是箇倫理所在要使言行有倫理不須是予時精考後躬行之使凡一言一行皆出乎此理則這邊自重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浩然之氣亦從是生若用工如此方有進處若如此進時一齊俱進聖賢見處雖卒未可遽盡然進進不已自當隨力量有到處若非就這上見得義理之正則非特所學不可見於行亦非此道之至因問苟不至德至道不疑馬離事物舍躬行以為道則道自道我自我尚不能合上安得有進曰然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說話亦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切己千夫故亦少見特然可特者且如

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爭夫道一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著緊下工夫耳又如語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敢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効一月須見一月之効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為說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為此便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又曰學者做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周一事所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徃

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之於纖微底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

問程先生云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之病在心多疑者先有疑病在心大雅則浩然無疑但不免有周羅事之心曰此正是無切已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攬一分若自曾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我自痛且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已若把得重則彼事自輕

因論古今聖賢千言萬語不過只要睹是不曰睹見固好然却只是結末一着要得睹是須去求其所以大雅曰不過致知窮理曰實做去便見得所以處

再見即曰吾聲此箇事世借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借之言為去就彼流借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厚之

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教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又曰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同互得个个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又却自定時下須是在我者無嫌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臨別請益曰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蕩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幹處其他用工摠閑慢先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定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矣況天理人欲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得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着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過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晝夕自成大凡人心若動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去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再見首見教云今日用功且當以格物為事不曰窮理却說格物者要得就事物上看教道理分明見得是處便斷然行將去不要遲疑將此逐日做一件工夫勿令作輟夫是之謂集義天下只要一箇是若不研究得分曉如何行得書所謂惟精惟一最要是他上聖相傳來底

只是如此

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明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慮則粗可救過因令着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曰孔子遺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遺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則須進曰然答曰然意似未盡劉仲升云橫渠說精

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一致養吾內也曰他說自分明正叔有文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言靜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廢書冊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是令稍稍零閑依舊自要讀書文蔚

重鋟朱子語類卷一百十四

朱子十一

訓門人二

先生問看甚文字曰看論語看得論語如何曰自看論語後覺得做工夫緊不似每常悠悠曰做甚工夫曰只是存養曰自見往不得時便是某怕人說我要做這箇事見啟便喫見路便行只管說我要做這箇事何益又言近来覺有一進處畏不義見不義事不敢做曰甚好但亦要識得義與不義若不曾睹當得是顛前錯後依舊是胡做又曰須看大學聖賢所言皆是自家元有此理但人不肯着意看若稍自着意便自見得却不是自家無此理他鑿空撰来

問私意窮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更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子融才卿是許多文字看過今更逈一編所謂温故再逈一編又須較見得分曉如人有多田地須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得若有荒廢處須用耕墾子融曰每自思之今亦不可謂不知但知之未至不可謂不誠但其誠未至若得這三者皆至便是了因說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禮曰他却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

要之其心實無所用每日閑慢時多如欲理會道理理會不得便掉過三五日半月日不當事鑽不透便休了既是來這一門鑽不透又須別尋一門不從大處入須從小處入不從東邊入便從西邊入及其入得却只是一般今頭頭處處鑽不透便休了如此則無說矣有理會不得處須是皇皇汲汲然無有理會不得者譬如人有大寶珠失了不著緊尋如何會得

謂文蔚曰公却是見得一箇物事只是不光救一日呈所造當甫序觀畢曰前日說公不光彩且如這般文字亦不光彩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

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報然急又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爲己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友仁

次日相見先生偶脚氣發因蘇宜久欲歸先生蹙然曰觀某之疾如此非久於世間者只是一兩年間人亦欲接引後輩一兩人傳續此道尚公們遠來亦欲有所相補助只是覺得如此告歸都無一分相啓發處不知如何橫說竪說都說不入如昨夜才卿問程先生如此謹嚴何故諸門人皆不謹嚴因隅夜說有門諸弟子及後來失節者。某答云是程先生自謹嚴諸門人自不謹嚴程先生何事某所以發此者正欲才卿深思而得反之於身如針之劄身皇恐發憤無地自存思其所以然之故却再問某李光生資質如何全不相干涉非惟不知針之劄便是刀鋸在身也不知痛了每日讀書心全不在上只是要自說一段文義便了如做一篇文義相似心中全無所作爲恰似一箇無圖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若是心在上面底人說得話來自別自相湊合敢說公們無一日心在上面莫說一日便十日也不在莫說十日便是數月心也不在莫說數月便是整年心也不在每日讀書只是讀過了便不知將此心去體會所以說得來如此疎先生意甚不樂

陳才卿說詩先生曰謂公不曉文義則不得只是不自那

好處正如公適間說窮理也知事事物物皆具此理隨事精察便是窮理只是不見所謂好處所謂民生日用而不知所謂小曉得而大曉不得這箇便是大病此句屬讐說某也只說得到此要公自去會得久之又曰大凡事物須要說得有滋味方見有功今隨文解義誰人不解須要見古人好處如昔人賦梅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十四箇字誰人不曉得然而前輩直恁地稱嘆說他形容得好是如何這箇便是難說須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須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若看得有精神自是活動有意思跳躑叫喚自然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這箇有兩重曉得文義是一重識得意思好處是一重若只是曉得外面一重不識得他好處

意思此是一件大病如公看文字都是如此且如公看詩自宣王中興諸詩至此至節南山公於其他詩都說來中間有一詩最好如白駒是也公却不曾說這箇便見公不曾看得那物事出謂之無眼自若是具眼底人此等詩如何肯放過只是看得無意思不見他好處所以如此又曰須是踏翻了船通身都在那水中方着得出個建別錄文蔚錄云文蔚一日說太極通書不說格物致知工夫先生甚許之後數日文蔚拈起中間三語先生曰趯翻却船通身下水裏去文蔚始有所悟今池錄却將文蔚別話頭合作一段記者誤矣

袁州臨別請教先生曰守約兄弟皆太拘謹更少放寬謹固好然太拘則見道理不盡處事亦徃徃急迫道理不只在一邊須是四方八面看始盡訓閎

卻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

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寡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訓方子）

又問如孟子言勿忘勿助長却簡易而今要細碎做去怕不能貫通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處自是言養氣試取孟子說處子細看便見大凡為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其次便是做事此是的實緊切處學者須是把聖人之言來窮究見得身心要如此做事要如此天下自有一箇道理在若大路然聖人之言便是一箇引路底

李公晦問忠恕曰初讀書時且從勉強處者待得熟後難者自易理會如捉賊先擒盡弱者則賊魁自在這裏不容脫也且看論語前面所說分曉處蓋卿前日得公書備悉雅意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來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為切己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說祕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授受復以欺人甚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演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此外更有甚說異事如今要緊只是將口讀底便做身行底說出底便是心存底居父相聚幾十年覺得渠只怕此事有難皆其終曉渠意不得（以下訓賀孫）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

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欲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聞緊切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千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明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却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千你自己甚事你身己有多多少少底事合當理會有多多少少底病未曾去却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直是自欺

仵父咏道却是別立得一箇志趨却正下工夫即易

先生因學者少寬舒意曰公讀書恁地縝密固是好但恁地逼截成一團此氣象最不好這是偏處如二項人恁地不子細固是不成箇道理若一向麤率下稍却展拓不去明道一見顥道曰此秀才展拓得開下稍可望又曰於辭氣間亦見得人氣象如明道語言固無甚激昂看來便見寬舒意思龜山人只道恁地寬看來不是寬只是不解理會得不能理會得沛純夫語解比諸公說理最平淺但自有寬舒氣象恁好

問看大學覺得未透心也尚龐在曰這龐便是細只是恁

地看熟了自通透公徃前在陳君擧處如何看文字曰
也只就事上理會將古人所說來商量須教可行曰怕
恁地不得古人見成法度不用於今自是如今有用不
得處然不可將古人底折合來就如今爲可用之計如
鄭康成所說井由固是難得千里平地如此方正可疆
理溝洫之類但古人意思必是如此方得不應零零碎
碎做得成古人事事先去理會大處正處到不得已處
方有變通今却先要去理會變通之說

問初學心下恐窄閑未得試驗之平日常常看書否則便
思索義理其他邪妄不見來才心下稍窄閑便思量別
所在去這當柰何曰才要閑便不閑才要靜便不靜某
向來正如此可將明道答橫渠書看因擧其間非外是

內之說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在家須分別
得且不須論言這莫是只說尋常交若朋友則有責
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
自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
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
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
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
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
明這亦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恰
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
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

如今理會道理且要識得箇頭若不識得箇頭只恁地散
散逐段說不濟事假饒句句說得段段記得有甚精微
奥妙都理會得也都是閑話若識得箇頭上有源頭下
有歸着看聖賢書便句句著實句句爲自家身已設如
此方可以講學要知這源頭是甚麼只在身已上看許
多道理盡是自家固有底仁義禮智知皆擴而充之若
火之始然泉之始達這箇是源頭見得這箇了方可講
學方可看聖賢說話恰如人知得合當行只假借聖賢
言語作引路一般不然徒記得說得都是外面閑話聖
賢急急教人只在這些子纔差過那邊去便都無這些子
着身已都是要將去附合人都是爲別人全不爲自家
身已纔就這邊來便是自己工夫這正是爲己處公

今日要理會志趣是要如何若不見得自家身已道理
分明看聖賢言語那裏去捉摸又云如今見得這道理
了到得進處有用力慈實緊密若進得快有用力慢底
便進得鈍何況不見得這源頭道理便緊密也徒然不
濟事何況慢慢地便全然是空如今拽轉水快如舡遭
逆風吹向別處去若得風順轉是這一載不問甚麼物
色一齊都拽轉若不肯轉時一齊都不轉見說毋不敬
便定定着無不敬始得見說思無邪便定定着思無
始得書上說毋不敬自家口讀毋不敬身心自恁地怠
慢放肆詩上說思無邪自家口讀思無邪心裏却胡思
亂想這不是讀書只是心心即是口又如說足容重
須着重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重自家若不重便

自壞了天理手容恭須著恭是天理合下付與自家便當恭自家若不恭便自壞了天理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云云把聖賢說話說來學便是要補填得元初底教好又如說非禮勿視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眼不曾教自家視非禮纔視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聽自是天理付與自家雙耳不曾教自家聽非禮纔聽便不是天理非禮勿言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口不曾教自家言非禮纔言非禮便不是天理非禮勿動自是天理付與自家一箇身心不曾教自家動非禮纔動非禮便不是天理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低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孔子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低地下稍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謂賀孫曰只是莫巧公卿間有時文之習故得如此問往前承誨只就窮理說較多此來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上一截數數蒙提警此意是如何曰已前也說了是來雜說如大學中亦自說個覺得近日諸公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漸不著身已

嘗見陸子靜說且依傍看思之此語說得好公看文字亦且就分明注解依傍看教熟待自家意思與他意思相似自通透也自有一般人敏捷都要看過都會通透就曉得處依傍看如公讀論語還

當文義曉得了未若文義未曉得又且去看某家如此說某家如彼說少間都攪得一場沒理會尹和靖只是依傍伊川許多說話只是他也沒變化然是守得定

辭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僞牒二公獨逕還鄉試殊強人意

先生問赴試用甚文字賀孫以春秋對曰春秋爲仙鄉陳蔡諸公窮鑿得盡諸經時文愈巧愈鑿獨春秋爲尤甚天下大抵皆爲公卿里一變矣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其間他說頭痛灸頭脚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

更別討甚病根也時舉以下訓

又讀問也三月不違仁一段曰工夫既能向裏只要常提醒此心心才在這裏外面許多病痛自然不見

問管仲之器小哉處說及王伯之所以異先生曰公看文字好立議論是先以己意看他却不以聖賢言語來洗滌胷次中這吐字不好自後只要白看乃好

先生歷言諸生之病甚切謂時舉看文字也知細膩親切也却去身上做工夫但只是不去正處看却去偏傍處看如與人說話相似不向面前看他却去背後尋索以爲面前說話皆不足道此亦不是此小病痛想見日用工夫也只去小處理會此亦是立心不定故爾切宜戒之

先生問云子善別後做甚工夫時舉云自去年書院看孟子至告子歸後雖日在憂患中然夜間亦須看一二章至今春看了却看中庸見讀程易此讀書工夫如此若裏面工夫尚多間斷未接續成片段將如之何先生曰書所以維持此心若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虧若能時時讀書則此心庶可無間斷矣因問日夜之所息舊兼正息之義如何曰近看得只是此義時舉云凡物日夜固有生長若良心既放而無操存之功則安得自能生長曰放去未遠故亦能生長但夜間長得三四分日間所爲又做了七八分却撚轉來都消磨了這此子意思此所以終至於梏亡也

早拜辭先生說諸友相聚已半年光陰易過其間看得文義分明者所見亦未能超詣不滿人意兼是爲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無存養儘說得明自成兩片亦不濟事況未必說得明乎要須發憤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功夫莫待歲月可惜也是日問時舉看詩外別看何書時舉答欲一面看近思錄曰大凡爲學有兩樣一者是自下面做上去一者是自上面做下來自下面做上者便是就事上旋尋箇道理湊合將去得到上面極處亦只一理自上面做下者先見得箇大體却自此而觀事物見其莫不有箇當然之理此所謂自大本而推之達道也若會做工夫者須從大本上理會將去便好昔明道在扶溝謂門人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盍若行之謝顯道請問焉却云且靜

生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生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曰若著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使不著此說與人却恐學者聽去便做虛空認了且如程門中如游定夫後來說底話大段落空無理會處未必不是在扶溝時只恁地聽了時舉因言平日學問次第云云先生曰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他既在這裏又要向那裏討他要天只是爭箇醒與睡著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便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一引去便一似睡著相似只更與他喚醒才醒又便無事矣時舉因云釋氏有影響頓悟之說不知使得否不知倘靠得否曰其也曾見

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來看這人也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他時常云有所悟後來所為却更顛倒錯亂有來所謂豁然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累是淨潔快活然稍久則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時舉云舊時也有這般狂底時節以為聖人便即日可到到後來果如先生所云漸漸淡了到今日却只得逐旋揆去然早上聞先生賜教云諸生工夫不甚超詣時舉退而思之不知如何便得超詣曰只從大本上理會亦是逐旋揆去自會趋詣且如今學者考理一如在淺水上撐舡相似但覺辛苦不能鄉前須是從上面放得些水來添便自然撐得動不用費力滔滔然去矣今有學者在其門者其於考理非不精當說得來置水不漏直是

理會得好然所爲却顛倒錯繆全然與所知者相反入只管道其不合引他如今被他累却不知渠實是理會得其如何不與他說他凡所說底話今世俗人往往有全晓不得者他之所說非不精明然所爲背馳者只是不曾在源頭上用力故也往往他一時明敏障處理會便自晓得分明然源頭上不曾用功只是徒然甘時舉因云如此者不是知上工夫欠乃是行上全然欠耳曰也緣知得不實故行得無力時舉云惟其不見於行是以知不能實時舉嘗謂知與行互相發明之說誠不可易之論先生又云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得皆即裏面本來有底只要自大本而推之達道耳先生久之謂時舉曰朋友相處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告時舉應

喏先生曰然小過只曉曉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說要知只盡公之誠意耳又云本領上欠了工夫外面都是閑須知道大本若立外面應事接物上道理都是大本上發出如入折這一枝花只是這花根本上物事

問

久侍師席今將告遠氣質偏蔽不能自知尚望賜之一言使終身知所佩服曰凡前此所講論者不過如此亦別無他說但於大本上用力凡讀書窮理須要看得親切其少年曾有一番專看親切處其他器數都未暇考此雖未爲是却與今之學者汎然讀過者似亦不同

丙午四月五日見先生坐定問從何來某云自舟陽來問仙卿里多理會文辭之學問公如

何用心某說收放心蕃子克己氣象灑落判院教某常收放心常察忘與助長曰固是前輩煞曾講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今之學者理會經書便流爲傳註理會史學便流爲功利不然即入佛老最怕差錯問公留意此道幾年何故向此某說先姚不畢某憂痛無所措身因讀西銘見說乾父坤母終揩皆見說得是遂自此棄科舉某十年願見先生緣家事爲累今家事盡付妻子於世務絶無累又無功名之念正是侍教誨之時先生說公已得操心之要問公常讀何書答云看伊川易傳語孟精義程氏遺書近思錄先生說語孟精義皆諸先生講論其間多異向非一定之文字又在人如何看公舉竟如何用心某說仰慕顏子見其氣象極好如三月不違仁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如克己之目某即察私心欲上盡然而極難頃刻不存則忘才着意又助長覺得甚難先生云且只得恁地先生問君十年用功莫須有見處某說資質愚鈍未有見處望先生教誨先生云也只是這道理先輩都說了問仙鄉莫欵有入講學某說鄉里多從事文詞先生說早來說底學經書者多流爲傳注學史者多流爲功利不則流入釋老某即說游判院說釋氏亦格物亦有知識但所見不精先生說近學佛者又生出許多知解各立知見又却都不如它佛元來說得直截問都下曾見誰某說只見游判院薛象先略曾見先生說聞說薛象先甚好只是不相識曾有何說某說薛太博教某居仁由義仁者人之安宅義者人之正

路別有何說其說薛太博論顏子克己之目舉伊川四箴其又說薛太博說近多時不聞人說這話謂某學問實頭但不須與人說恁地之言不可公傳道之在孟子已私淑諸人先生云如不如此孟子說君子之教者五上四者皆親教誨之如私淑諸人乃孟子說我未得為治亦猶我教之一等如私淑諸人又說與同座二客孔子徒也但私傳孔子之道淑諸人如竇君說話與公別池錄作比公却別不用心於外晚見先生同坐廖教授子晦敬之先生說何來入見尹和靖云諸公理會得箇學字否只是學做箇人一人也難做如堯舜方是做得箇人其說天地人謂之三極人才有此物欲害處便不與天地流通如何得相似誠為難事先生曰是問鎮江耿守如何其說民間安土樂業云見說好曰是不相識先生說與廖子晦適間文卿說明道語學者要鞭辟近裏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言忠信行不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然却與天地同體其次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明得盡時查滓已自化了莊敬持養未能與已合以下訓從周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道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

居仁某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冊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文卿病在貪多欲速

公看道理失之太寬譬如小物而用大籠罩終有轉動又如一物上下四旁皆有所添引如此則必不精矣當如射者專心致志只看紅心若看紅心又覷四邊必不能中列子說一射者懸蝨於戶視之三年大如車輪想當時用心專一不知有他雖實無這事要當如此所見方

精

某說克伐怨欲此四事自察得却絶少昨日又思量剛字先聖所取甚重曰吾未見剛者某驗之於身亦庶幾焉且如有邪正二人欲某曲言之雖宛不可先生曰不要徒地說惟天性剛強之人不為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去尋來勝他如此則胷中隨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虛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才一事不透便做病且如公說不信陰陽家說亦只孟浪不信夜來說神仙事不能得了當窮竟知否某對未知的當請問先生曰伊川曾說地美神靈安子孫盛如不為五者今之陰陽家却不知惟近世呂伯恭不信然亦是橫說伊川言方

為至當古人卜其宅兆是有吉凶方卜蓍如草木理會
根源則知千條萬葉上各有箇道理事事物物各有一
線相通須是曉得敬夫說無神仙也不消得便有也有
甚奇異彼此無相干又管他什麽却須要理會是與非
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
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
物來便見方是公前日有些見處只管守着歡喜則
甚如漢高祖得關中若見寶貨婦女喜後便住則敗事
矣又如既取得項羽只管喜後不去經畫天下亦敗事
正如過渡既已上岸則當向前不成只管讚歎渡船之
功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若只見皮膚便有差

錯須深沉方有得夜來所說是終身規模不可便要

便有安頓

先生問如何理會致知格物從周曰涵養主一使心地虛
明物來當自知未然之理恁地則兩截了

先生問實云尋此常看敬字如何曰主於一而無貳它適
先生曰只是常要提撕令曾次第分明若只塊然獨
坐等箇敬却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
判斷得箇是非去實云每常曾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
說曰自是有可說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
方外有箇敬便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
有私欲之際已是戒懼了及至有一些私意發動又却謹
獨如此即私意不能為吾害矣 德明

賓問讀大學章句或問雖大義明白然不敢聽先生之教
親切曰既曉得此意思須持守相揑方有益誠敬二字
是涵養它底德明
賓自言夢想顛倒先生曰竟與鬼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
舊能思慮所以做成夢因自言數日病只管夢解書向
在官所只管夢為人判狀賓曰此猶是白中做底事曰
只日中做底事亦不合形於夢德明

朱子十二

訓門人三

問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曰曾點漆雕開是合下見得大
了然但見太意未精密也因語人傑曰正淳之病太緊
說得渾淪都不曾窮破殼子所以多有纏縛不索性絲
來線去更不直截無那精密處意思若是實識得
便自一言兩語斷得分明如今工夫須是一刀兩段所
謂一棒一條痕一掴一掌血如此做頭底方可無疑慮
如項羽救趙既渡沈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
還心故能破秦若更瞻前顧後便不可也因舉禪語云
寸鐵可殺人無殺人手段則載一車鎗刀逐件弄過畢

意無益 以下訓入傑

屢與入傑說謹思之一句言思之不謹便有柱用工夫處先生問別後工夫曰謹守教誨不敢失墜舊來於先生之說猶不能無疑自昨到五更後乃知先生之道斷然不可易近看中庸見得道理只從下面做起愈見愈實先生曰道理只是如此但今人須要說一般深妙直以為不可曉處方是道底轉相承只將一箇理會不得底物事互相欺謾如主管假會子相似如二程說經義直是平常多與舊說相似但意味不同伊川曰予年十七八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益只是這箇物事愈說愈明愈看愈精非別有箇要妙不容言者也近見湖南學者非復欽夫之舊當来若到彼中須與整理一番恨不能遂此意耳

看入傑論語疑義云正淳之病多要與衆說相反譬如一柄扇子衆人說這一面正淳便說那一面以詰之及衆人說那一面正淳却說這一面以詰之舊見欽夫解論語多有如此處其嘗語之云如此是別為一書與論語相詰難也

先生問人傑學者多入於禪何也人傑答以彼益厭吾儒窮格工夫所以要趨捷徑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吾儒自有此等工夫然未有不操而存者今釋子謂我有箇道理能不操而存故學者靡然從之益為主一工夫學者徒能言而不能當抵他釋氏之說也人傑因曰人傑之所見却不徒言乃真得所謂操而存者

曰畢竟有欠闕入傑曰工夫欠闕則有之然此心則未嘗不存也曰正淳只管来爭便是源頭有欠闕反覆教誨數十言人傑曰荷先生教誨然說人傑不着曰正淳自主張以為道理只如此然以其觀之有得者自然精明不昧正淳更且靜坐思之能知所以不闕則斯有進矣因言程門諸公如游楊者見道不甚分明所以說着做工夫處都不緊切須是操存之際常看得在這裏則愈益精明矣次日見先生曰昨日聞教誨方知實有欠闕先生曰聖人之心如一泓止水遇應事時但見箇影子所以發必中節若自心黑籠籠地則應事安能中節靜時見此理動時亦當見此理若靜時能見動時却見不得恰似不曾

問索理未到精微處如何曰平白思慮夾雜不能虛明用此昏底心欲以觀天下之理而斷天下之疑豈能究其精微乎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白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此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所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問每有喜好適意底事便覺有自私之心若欲見理莫當便與克下使其心無所喜好雖適意亦視為當然否曰此等事見得道理分明自然消磨了似此迫切却生病痛

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其是如此艱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艱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悅倖而得正淳曰連日侍先生教自做工夫至要約貫通處似已詳盡先生曰只欠做當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着力曰四者據公看如何先後曰據道夫看學者當以致知為先曰四者本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却鶻突去了以其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二曰居常持敬於靜時最好及臨事則厭倦或於臨事時着力則覺紛擾不然則於正存敬時忽忽忽為

思慮引去是三者將何以勝之曰今人將敬來別做一事所以有厭倦為思慮引去敬只是自家一箇心常醒便是不可將來別做一事又豈可指擎起曲拳堤然在此而後為敬又曰今人將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時只堤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去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三曰人之心或為人激勵或為利欲所誘初時克得下不覺突起更不可禁禦雖痛遏之卒不能勝或勝之而已形於辭色此等為害不淺曰只是養未熟爾四曰知言云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切謂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不與物為對是豈與人欲同體乎曰五峯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

欲如何同得故張欽夫嶽麓書院記只使他同行而異情一句却是他合下便見得如此他益嘗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所以有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之語只如粹然天地之心即是至善又如何不可分辯天理便是性人欲便不是性自是他合下見得如此當時無人與他理會故恁錯了五曰遺書云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地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此一段多所未解曰這箇也自分明只有且恁地此一句難曉其意只是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亦須且恁持去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為外物侵奪緣是處少不是處多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為外物侵奪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也六曰南軒答吳晦叔書云反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有往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復也亦可見況夫復之為卦一陽復生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禹之拯溺湯之

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以天地之心爲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曖之患耳而謂不可見何哉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有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獨成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遂以爲天下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旂謂堯之不暴

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欽夫之語亦未分明七曰李延平教學者於靜坐時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象爲如何伊川謂既思即是已發道夫謂李先生之言主於體認程先生之言專在涵養其大要實相爲表裏然於此不能無疑夫所謂體認者若曰體之於心而識之猶所謂默會也信如斯言則未發自是一心體認又是一心以此一心認彼一心不亦勝擾而未離乎李先生所言決不至是曰李先生所言自是他當時所見如此問二先生之說何從曰也且只得依程先生之說八問郎康節男子吟曰康節詩乃是說先天圖中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九問潛溪遺事載郎伯温記康節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

之外而伊川稱歎東見録云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似有箇規模此說如何曰六合之外莊周亦云聖人存而不論以其難說故也舊嘗見漁樵問對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氣也無涯意者當時所言不過如此某嘗欲注此語於遺事之下欽夫苦不許細思無有出是說者因問得此書而或者以為非康節所著先生曰其間儘有好處非康節不能著也以下訓道夫

請問為學之要曰公所謂為學者便是須於日用間下工只恁說歸虛空不濟事溫清定省這四事亦須實行方得只指摘一二事亦豈能盡若一言可盡則聖人言語豈

一事聖人言語明白載之書者不過孝弟忠信其實皆粗本末秖是一理聖人言致知格物亦豈特一二而已如此則便是德孤致推致也格到也亦須一一推到那裏方得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敬曲拳也是敬亦當求其所以為仁姑息也是仁須當求其所以為敬且如公自浦城來崇安亦須徧歷崇安境界方是到崇安人皆有是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爾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是愛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子帛曰敢問推之說曰且如孝弟只是從愛上推去凡所以愛父母者無不盡其至不然則曾子問孝至末稍却問子從父之令可以為孝乎蓋父母有過已所當

諍諍之亦是愛之所推不成道我愛父母姑從其今
問向見先生教童蒙御於心上着工夫數日来專一靜坐
澄治此心曰若如此堤然都無所事却如浮屠氏矣所
謂存心者或讀書以求義理或分別是非以求至當之
歸只那所求之心便是已存之心何俟堤然以處而後
為存耶

太率為學雖是立志然書亦不可不讀須將經傳本文熟
復如仲思昱来所說專上靜坐如浮屠氏堤然獨處更
無酬酢然後為得吾徒之學正不如此過無事則靜坐
有書則讀書以至接物處事常教此心光瞻瞻地便是
存心豈可凡百放下紙是靜坐向日輩卿有書亦說如
此其答之云見有事自那裏過却不理會却只要如此

如何是實下工夫

大凡入須是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則雖不讀書亦有一箇
長進處纔一放蕩則放下書冊便其中無一點學問氣
象等来在其處明日及今見之多茫然無進學底意思
皆忘放蕩了道夫曰心不存雖讀萬卷亦何所用曰若
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只他連這箇也無所以無進處
道夫曰以此見得孟子求放心之說緊要曰如程子所
說敬字亦緊要也

問尋常操存處覺纏着力則愈紛擾這莫是太把做事了
曰自然是恁地能不操而常存者是到甚麼地位孔子
曰操則存舍則亡操則便在這裏若着力去求便蹉過
了今若說操存已是剩一箇存字亦不必深着力這物

事本自在但自家纔提省則便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問處卿叔宗族見他有礙理不安處且欲與之和同則又不便欲正已以遠之又失之孤介而不合中道如何曰這般處也是難也只得無忿疾之心爾

先生一日謂飛卿與道夫曰某老矣公輩欲理會義理好着緊用工早商量得定将来自求之未必不得然早商量得定亦好

道夫辭拜還侍先生曰更硬着脊梁骨

道夫問劉季文所言心病道夫常恐其忠不立故心為氣所動不然則志氣既立思慮凝靜豈復有此曰此亦是不讀書不窮理故心無所用遂生出這病其昨日之言不曾與說得盡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敦篤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来於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来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未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又曰讀書須是專一不可支蔓且如讀孟子其間引援詩書處甚多今雖欲檢本文但也只須看此一段便依舊自看本来章句庶幾此心純一道夫曰此非特為讀書之方抑亦存心養性之要法也

問向者以書言仁雖蒙賜書有進教之意然仁道至大而道夫所見只以存心為要恐於此當更有恢廣功夫曰也且只得恁做去久之自見須之復曰這干夫忙不得只常将上来思量自能有見横渠云盍欲學者存意之

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先生問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録今日問箇明日復將来温尋子細熟看曰如適間所説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自須當時復將来仔細研究如濂溪通書只是這一箇道理盖那裏雖千変萬化千條萬緒只是反復説這一箇道理多則貪飽矣

問敬而不能安樂者何也曰只是未熟在如飢而食喫得多則自家病痛尚多曰自家病痛他人如何知得盡今但見得義理稍不安便勇決改之而已久之復曰看来用心專一讀書子細則自然會長進病痛自然消除

於今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眞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若海○蜀本作道夫録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説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来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總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来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眞教放散他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

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
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
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
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驤

為學之道在諸公自去着力且如這裏有百千條路都
塞在裏須自去揀一條大底行如仲思昨所問數條第
一條涵養致知力行這便是為學之要 驤

讀書要須耐煩努力翻了巢穴譬如覓藥初煎時須猛着
火待滾了却退着以慢火養之讀書亦須如此須之復
謂驤曰觀令弟却自耐煩讀書 驤

慈實有志而又才敏者可與為學道夫曰苟慈實有志則
剛健有力如此雖愚必明矣何患不做曰要之也是恁

地但慈實有志者於今實難得 驤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曰少只
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峻嶮只讀聖賢書精心
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
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
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
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
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
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
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
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
却易為力寓舉子宜宗兄云人最怕拘迫易得小成且

言聖賢規模如此其大曰未好說聖賢但隨人資質亦多能成就如伯夷高潔不害爲聖人之清若做不徹亦不失爲謹厚之士難爲狗虛名（訓寓）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

問有事時應事無事時心如何曰無事時只得無事有事時也如無事時模樣只要此心常在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問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問思慮難如何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某謂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閑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閑思慮也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

先生謂寓曰文字可汲汲看悠悠不得急看方接得前面看了底若放慢則與前面意思不相接矣莫學某看文字看到六十一歲方略見得道理恁地賀孫錄作方畧見得通透今老矣看得做甚使得學某不濟事公宜及早向前

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既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悦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悦矣先生因說寓讀書看義理須是開豁胷次令磊落明快恁地憂愁作甚底亦不可先責効才責効便見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胷中結聚一餅子不散須是胷中寬開始得而今且放寬開事不要開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

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却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

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一呼一吸無一去一處便不相接了噓氣無一去一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吸氣盡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寓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机不曾停息大處闔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小處有小消長此理萬古不易如日有一時一時亦豈能常一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纔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統義理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接物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上說動靜靜救方則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

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
有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凍錄云徐問前夜說
救得動動如何救得靜曰須是明得這理使無不盡耳
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純一便能如此如靜功通
是閉門獨坐堤防事物來都不應若事物來亦須
應既應了此心便又靜心既靜虛明洞徹無一毫之累
便從這裏應將去應得便徹便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
事物之來須去處置他這一事合當德地做便載然斷
定便是慮而後能得得是靜慮是動如艮其止止是靜
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
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因是靜救動動救靜然其本
又自此心湛然純一系無私始得心無私動靜便一齊
當理心若自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只
管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若要於動靜不得如人之虛一
吸若一向虛氣必滿了須又當吸若一向吸氣必滿了
須又當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
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以致用也利用以
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消一息一闔一闢一往一

來其机不曾停大一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一處有小闔闢
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日豈能不瞬時豈能
常瞬又須開開了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
消息闔闢之机至纖至微無物不有
寓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子細講求三那處
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
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便是工夫可學
居甫請歸作工夫曰即此處便是工夫體處未正當大體只是合要小理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可學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
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
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懶箇甚麼賀孫說定之之
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拆洗決裂做事故說

氏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拆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着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恰說處都莫說賀孫

居父如僧家禮懺今白禮多少拜說懺甚罪過明日又禮多少拜又說懺甚罪過日日只管說如此若是見得不是便須放捨做教是當若只管恁地徒說何益如宿這客店不穩便明日須進前去好處宿若又只在這裏住又只說不好豈不可笑賀孫

洪慶祖歸先生召入與語出前卷子示曰議論也平正兩日來反覆為看所說者非不是但其中言語多似不自胷中流出原其病只是淺耳故覺見枯燥不甚條達令

下原頭欠少工夫今先須養其源始得此去且存養更

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兩節及明道語録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盖一瞬息間便不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撞來撞去將

来自有憧着處公既年高又做這般工夫不得若不就此上面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竟無所得又曰近来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緊然可觀謂（先甥）至之（善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明於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工較少而今須要緊着意做取和這程門直是十分鉄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

人為學頗得踐徑次第又曰顏子與聖人不要多便是聖人地位但頗子是水初平風浪初靜時聖人則是水已平風恬浪靜時又曰為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鉄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己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論則運動未得（三）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冬不解汉不

熟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熟者酸底便知是酸底嗅着鹹底便知是鹹底如得語多不能盡記姑述其大要者如此訓洪慶善錄云石子重錄別出曰兩日反覆與公看見得多少所疑說非是不是其病痛處只是淺耳淺故覺得枯燥不悉條達只源頭處元不魯用工夫來今須是整肅主一存養得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持之已久自然有得看文字自然通徹遇事自然圓轉不見費力乃舉孟子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二節及明道語錄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下學而上達云自古聖賢教人只是就這箇道理上用功放心不是走作別處去一劄眼間即便不見才覺便又在面前不是難收拾公自去提撕便見得今要下工夫旦獨觀照瞻之原不須狂用工夫鑽紙上語存得此中昭昭自覺無許多空碍方敢文字來看便見有味道理通透遇事則迎刃而解無許多病痛然此等語不欲對諸公說且

教它自用工夫撞來撞去自然撞着公既年高若不如此下工夫恐悠悠歲月竟無所得又云某少時為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志於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用意玩味曾中自是悉落

先生謂徐容父曰為學須是裂破藩籬痛底做去所謂一扶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使之歷歷落落分明開去莫要含糊道夫

訓客

問學問之端緒曰且讀書依本分做去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乎嬰孩高談無及於性命與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

之體不可滑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憶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滑而見且於用上着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問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解發惻憶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憶之類

問事有合理而有意為之如何曰事雖義而心則私如路好人行之亦是路賊行之亦是路合知此者是天理起計較便不是

只是揮扇底只是不得背着他節問曰只順他曰只是循理

問應事心便去了曰心在此應事不可謂之出在外

問欲求大本以摠括天下萬事曰江西便有這箇議論須是窮得理多然後有貫通處今理會得一分便得一分受用理會得二分受用若一以貫之儘未在陸子靜要盡掃去從簡易某嘗說且如做飯也須趁柴以某觀之做箇聖賢千難萬難如釋氏則今夜痛說一頓有利根者當下便悟只是箇無星之秤耳

將與人看不得公要討箇無聲無臭底道雖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却開眼便看見開口便說着雖無極而太極然只是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道理而聖人隱之便是聖人大無狀不忠不信聖人首先犯着

問節嘗見張無垢解雍徹一章言夫子氣象雍容節文見
明道先生為人亦和節但後處事亦習寬緩然却至於
廢事曰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
伊川橫渠甚嚴瀞揚之門倒塌了甚天資大段高則學
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問篤行乞跪皆是作為畢竟道自道人自人不能為一曰
為一則聖人矣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又問顏
子不遠復擇乎中庸顏子亦未到此地曰固是只為後
人把做易了後遂流為異端

問事事當理則必不能事事當理曰容
只是寬平不狹如這箇人當殺則殺之是理合當殺非
是自家不容他

不曾說教胡亂思說謹思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
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較
寬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又到
問觀書或曉其意而不曉字義如何曰橫出為從容字義
寬容為容如何曰這箇見不得莫要管他橫出包容只
理會言意

節初到一二日問君子義以為質一章曰不思量後只管
去問人有甚了期何不來看問他時他說道那時陳君舉將伊川易傳在看檢
來看其人自欽夫處來錄得一冊將
兩版又問一段檢兩版又問一段欽夫他又率略只管
為他說據某看來自當不答大抵問人必說道古人之

說如此其看來是如此未知是與不是不敢便說道據
某看來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說是如何不去思量只管
問人恰如到人家見著椅子去問他道你安頓這椅子
是如何
問精神收斂便昏是如何曰也不妨又曰昏畢竟是慢如
臨君父淵崖必不如此又曰若倦且瞌睡些時無害問
非是讀書過當倦後如此是纔收斂來稍久便困曰便
是精神短後如此

語類卷一百十五終

朱子十三

訓門人四

問平時處事當未接時見得道理甚分明及做着又便錯
了不知如何恁地曰這是難事但須是知得病痛處便
去着力若是勇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以下訓義剛
問打坐也是工夫否曰也有不要打坐底如果若之屬他
最說打坐不是又問而今學者去打坐後坐得瞌睡時
心下也大故定曰瞌睡時却不好
問氣質昏蒙作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不
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際猶
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知何由

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一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
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底便是不
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
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悔字作忝字）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書白當空一念之間合着這道
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不只
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尋起所
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下道理尋
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體驗一性之
內便是道之全體十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
不特甲有乙也有天下事都恁地

書有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說
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捨不要戲慢整齊嚴肅便是
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面須是如此說但是我
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只去切己理會此
等事又自會得

問說漆雕開章云云先生不應又說與點章云云先生又
不應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會那漆雕開與
曾點而今且莫要理會所謂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
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會言忠信行篤敬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須是步步理會坐
如尸便須要常常如尸立如齋便須要常常如齋而今
却只管去理會那流行底不知是箇甚麼物事又不是

打破一桶水隨科隨坎皆是

義剛敬曰向時請問予生多悔之病衆賜教謂第一番莫為便了也不必長長存在胷中義剛固非欲悔但作工事時千思萬量若思量不透處又與朋友相度合下做時自謂做得圓密了及事緒過又便猛省着有欠缺處絶如此思着則便被氣動了志便是二両日精神不定不知此病生於何處曰便是難便是難不能得到恰好處顏子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便是如此便自不能得見這箇物事安帖這也無着力處聖人教人不過是博文約禮須是平時只管去講明講得熟時後却解漸漸不做差了

又問格物工夫至為浩大如義剛氣昏也不解泛然格得

欵且將書細讀就上面研究義理如何曰書上也便有面前道理在義剛又言古人為學皆是自小得人教之有方所以長大来易入於道義剛曰前只是依案業好書皆不曾講究而今驟收其放心覺用力倍難今欵將小學等書理會從洒掃應對進退禮樂書數射御從頭耳理會起不知如何曰也只是事事致謹常常持養莫教放慢了便是若是自家有箇操柄時便自不解到得十分走作了

義剛敬曰半生得侍酒掃曲蒙提誨自此得免小人之歸但氣質昏蒙自覺易為流俗所遷今此之歸且欲閉門不出刻意讀書皆未知所向欲乞指示先生曰只杜門便是所向別也無所向只是就書上子細玩味考究義

理便是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為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沒柰何他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講書窮理便是為學也無他陶鑄處問讀書以何者為先曰且將論語大學共看至是又請曰大學已看了先生解得分明也無甚疑論語已看九篇今欲看畢此書更看孟子也分明甚易看

侍教半年仰蒙提誨自正月間看論語覺得略得入頭處先生所以教人只要逐章逐句理會不要揀擇敬遵明訓但此番歸去恐未便得再到侍下如語孟中設有大疑則無可問處今欲於此數月揀大頭段來請教不知可否曰好

先生問聲淵平日如何做工夫看甚文字曰舊治春秋并史書曰春秋如何看曰只用劉氏說看曰公數千里來見某其志欲如何曰既拜先生只從先生之教曰春秋是學者末後事惟是理明義精方見得春秋是言天下之事今不去理會身己上事却去理會天下之事到理會得天下事於身己上却不曾處置得所以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又言劉德脩向時章疏中說道學字用錯了先生因論德脩向時之事不合將許多條法與壽皇看暴露了被他小人知之却做了脚手某以為大率若小人勢弱時節只用那虛聲便可恐得他去若小人勢盛時節便不可如此暴露被他先做脚手雖然德脩亦自好當時朝廷大故震動○訓淵

晏亞夫將上趙子直黃文叔二書呈先生先生曰公有志於當世亦自好但若要從自家身上做將來須是捨其所已學從其所未學恪

先生語晏亞夫云亞夫歸去且須杜門安坐數年虛心玩味他義理教事與自家心契合若恁地時病痛自去義理自明大抵靜方可看義理佐

須是靜方可為學謂亞夫曰公既歸可且杜門滔心數年方子○蓋卿錄云亞夫辭先生勉之曰歸後且杜門滔心二三年仍須虛心以讀書

甲寅八月三日蓋卿以書見先生于長沙郡齋請隨諸生聽講是晚請教者七十餘人或問向蒙教讀書只是論心七篇之書如此看是孟子千言萬語只是論心須要涵泳須要浹洽因看

泳者只是子細讀書之異名也大率與人說話便是誰某只說一個涵泳一個人硬來差排一個人硬來解說此是隨語生解支離延蔓閑說閑講少間展轉只是添得多說得遠如此講書如此聽人說話全不是自做工夫全無巴鼻可知是使人說學是空談此中人所問大率如此好理會處不理會不當理會處却支離去說說得全

蓋卿因言致知格物工夫既到然後應事接物始得其宜

若工夫未到雖於應事接物之際未盡合宜亦只得隨時為應事接物之計也曰固是如此若學力未到時不成不去應事接物且如某在長沙時處之固有一箇道理今在路途道理又別人若學力未到其於應事接物之間且隨吾本力所至而處之善乎明道之言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来不可不應但隨分限當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蓋卿稟辭且乞贈言先生曰所相與言者宜着工夫不用重說曰尚得為遠謁數文之計曰今事不可預期歸日宜一一面着實做工夫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是為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

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如人家養家一般一日不去照顧便受飢餓今人事無小大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曰不待酬酢應変時若學不切已自家一箇渾身自無處着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差尋坐間有言及傅子因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不是此邊却未有肯着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笑見人胡

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做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蹐等亦曰更有不及等人訓謙

問謙曾與戴肖望相處如何曰亦只商量得舉子程文曰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今人過了此一厄又去理會應用之文作古文作詩篇亦是一厄須是打得破方得

問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事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辨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人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列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究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證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

德之看文字少不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李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草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浹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是

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謙請云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得不可以他們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為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為或做作此小氣象或專治一等議論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此處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是不濟事今人為學多是為名不肯切己某甚不滿於長沙士友胡季隨特地来一見却只要相閑不知何故南軒許久與諸公商量到如今只如此是不切己之過

廖兄請曰某遠来求教獲聽先生雅言至論退而深泳發省甚多旅中只看得先生大學章句或問一過所以誨人者至矣為孝入德之方無以加此敢不加心明日欲別誨席更乞一言之賜曰他無說只是自下工夫便有益此事元不用許多安排等待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人只怕有悠悠之患廖復對曰學者之病多在悠悠極荷提策曰見得分曉便當下工夫時難得而易失不

可只德甫過了蓋卿

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脩云適值先生去國多久不及歎承教誨曰自家莫多便了修自訓自問予曰工夫先生曰時文中亦自有工夫請讀何書曰看大學訓泳下同說大學首章不當意先生說公讀書如騎馬不會鞭策得馬行撐船不會使得船動讀大學畢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

先生與泳說看文字罷常且靜坐

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以下訓變孫

先生謂變孫云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立箇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鈍者不得而後且如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這便是明友切磋之義變孫請所看底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變孫依先生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當初直是難說變孫請再看底文字察近思錄按數按云也揀不得便漏了他底也不得遂云無極而太極而今人都想像有箇光明閃爍底物事在那裏那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解如此動靜而已及至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一動一靜循環無端太極動而生陽亦只是從動處說起其實動之前又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以至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

来之際其卒無終自有天地便只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便有一日之運二十月便有二十月之運一歲便有一歲之運都只是這箇物事滾滾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中是仁其靜也便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默不默則語中間更無空處又如善惡不是善便是惡不是惡便是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主張這箇物事蓋聖人之動便是元亨其靜便是利貞都不是閑底動靜所謂繼天地之志述天地之事便是如此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

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只是這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機轉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更住不得所以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故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這與西銘都相貫穿只是一箇物事如云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便是天地之帥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略緩急耳而今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斂藏便恁枯悴忽

然一下春來各自發生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
息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天地之化流行發見而今
自家吃他着他受用他起居食息都在這裏離他不得
所以仁者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無非是
此箇物事繼之者善便似日日裝添模樣成之者性便
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與造化都不相關相似到得成
之者性就那上流行出來又依前是繼之者善壁如穀
既有個穀子裏面便有米米又會生出來如果子皮裏
便有核核裏便有仁那仁又會發出來入物莫不如此
知人方其在胞胎中受那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
其生出來便自成一箇性了便自會長去這後又是繼
之者善只管如此仁者謂之仁便是見那發生處智者

詐之智便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便是不知
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周先生太
極通書便只是滾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
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箇
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
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
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繫時良是使
人不迷於利害之途耳以下又舉誠幾德一章說云誠
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曾犯手
勢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
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又舉第三大本達道
章說云未發時便是那靜已發時便是那動方其靜時

便是有箇體在裏了如這卓子未用時已有這卓子在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若其靜而或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昏了動而或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變孫問云此箇道理孔子只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都不會分別出性是如何孟子乃分別出說是有此四者然又只是以理言到周先生說方始盡方始見得人必有是四者這四者亦有所附着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麤疎略只是說成之者性不曾從原頭推說來然其界分自孟子方說得分曉陳仲蔚因問龜山說知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来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雖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衰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撼自王公至皂隸儀章典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

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来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来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虛明應物知得這事合恁地那事合恁地這便是心當這事感則那理應這便是性出頭露面来底便是情其實只是一箇物事而今這裏略略動這三箇便都在子細看来亦好則劇又舉孟子性者道之形體處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如何地去尋討他只是回頭来看都在自家性分之內自家有這仁義禮智便知得他也有仁義礼智千人萬人一切萬物無不是這道理推而廣之亦無不是這道理他説道之形體便是説得好

林子武初到時先生問義剛云在何處安下曰未曾移入堂長房曰它便是有恩量底蘇子容押花字常要在下面後有一人官在其上却挨得他花字向上面去他遂終身悔其初無思量不合押花字在下及包顯道等来遂命子武作堂長後竟不改義剛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来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逐處研究得通透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此位曰固是如今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聖會得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訓木之

慶元丁巳三月見先生於考亭先生曰甚荷遠来然而不是時節公初從何人講學曰少時從劉衡州問學曰見

衡州如何曰衡州開朗大體使人知所向慕曰如何做工夫曰却是無下手處曰向来亦見廬陵諸公有此類大綱寬緩不是斬釘截鉄真箇可疑可問彼此只做一場話說休了若如此悠悠恐虚過歲月其已前與朋友往来亦是如此後来欽夫說道凡肯向此者吾二人只如此放過了不特使人泥滞来行一遭便道我曾從某人處講論一向胡說反為人取笑亦是壞了多少好氣質底若只悠悠地去可惜今後須是截下看晚年要成就得一二人不妨是吾輩事業自後相過者這裏直是不放過也祖道又曰頃年亦嘗見陸象山先生笑曰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曰象山之學祖道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何不敢學曰象山與祖道言曰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臭只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是吾子家風祖道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欵外錄以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猶往妄行躐乎太方者矣象山曰纏遶猶豫如落陷穽卒除不得先生曰陸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若得人點化是多少明快蓋有不得不往其責者然今黨事方起能無所畏乎忽然被他来理會礙公進取時如何曰此是自家身已上進取何足謙曰可便遷入精舍祖道

先生謂祖道曰讀書且去鑽研求索及反覆認得時且蒙

頭去做。久久須有功。吾友看文字。忽快了。却不況潛見得他子細意思。莫要一領他大意便去搏摸此最害事。且熟讀就他注解為他說一番。說得行時却又為他精思久久自落窠臼。略知彆見便立見解。終不是實。恐他時無把捉虛費心力。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修身窮理。君修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昔用心是為己為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為人。

資稟純厚者。須要就上面做工夫。問。如何曰。人生與天地一般。無此欠缺處。且去子細看秉彝常性是如何。將孟子言性善處看是如何善。須精細看來。

一日拜別先生曰。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其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之。唯嘗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且歸子細曾丸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不是草草看者。且歸去各做工夫。他時相見。却好商量也。其所解語孟和訓詁注在下。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為之。唯嘗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且歸子細

曾丸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得物。不敬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而義在其中。伊川所謂涵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曾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此全是天理。安得

有私意今釋老能立箇門戶恁地亦是它從旁窺得近似他所謂敬時亦却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甚麼那箇銳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甚麼那箇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甚麼那敏底一只是略綽看過不魯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却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個

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引去事已却悔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人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面前有箇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荊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次先之勇猛次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質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問每日做工夫處曰每日做工夫只是常常喚醒如程子所謂主一之謂敬謝氏所謂常惺惺法是也然這裏便有致知底工夫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

居敬以窮理若不能敬則講學又無安頓處
問色容莊持久甚難曰非用功於外也心肅而容莊若非聖人說下許多道理則此身四支耳目更無安頓處曰然古人固嘗言之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
道理極是細膩公明心都麄大入那細底不得
公而今只是說他人短長都不自反看如此公適間說學者來此不講論盡來莫去是理會甚事自初來至去是有何所得聽得甚說話有何警發每日靠甚麼做本從那裏做去公却會說得箇頭勢如此大及至末梢又却只是檢點他人某事某事元未有緊要那人亦如何服公說且去理會自己身心敬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着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為第一義之學務為所施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一面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可推及其餘今公門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今人不知學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今公雖曰知為學却放得遠少間會失了去不可不覺

讀書之法既先識得他外面一箇皮殼了又須識得他裏

面骨髓方好如公看詩只是識得箇模像如此他東向好處全不見得自家此心都不曾與他相黏所以眭燥無汁漿如人開溝而無水如此讀詩何益未論讀古人書且如近世名公詩也須知得他好處在那裏如何知得他好處亦須吟哦諷詠而後得之今人都不曾識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也不識不好處以為好者有之矣好者亦未必以為好也其有知得其人詩好其人詩不好者亦只是見已前人如此說便承虛接響說取去如矮子看戲相似見人道好他也道好及至問着他那裏好是好處元不曾識舉世皆然只是不曾讀熟讀後自然見得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公讀三南了還能不正牆面而立否意思都不曾相黏濟

涪甚事前日所舉韓退之蘇明允二公論作文處他都是下這般工夫實見得那好處方做出這般文章他都是將三代以前文字熟讀後故能如此如向者呂子約書來說近來看詩甚有味録得一冊來盡是寫他讀詩有得處及觀之盡是說詩序如關雎只是說一箇后妃之德也關雎鳩葛之覃只是說箇后妃之本與化天下以婦道也自關雎甚麽呂伯恭大事紀亦是如此盡是編排講序書讀箇甚麽序在上面他們讀書盡是如此草草以言事則不實以立辭則意

問為飛魚躍南軒云為飛魚躍天地之中庸也曰只看公如此說便是不曾理會得了莫依傍他底說只問取自

家是真實見得不曾自家信是信得箇甚麼這箇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齊要看到四邊合圍起理會莫今有此子走透少間方從一邊去理會得恁小有箇見處有箇入頭處若只靠一邊去理會少間便倫枯了尋根那物事不得若是如此悠悠只從一路去攻擊他而又不曾着力何益於事李敬子曰覺得已前都是如此悠悠過了曰既知得悠悠何不便覺要悠悠便是覺意思都不曾痛切每日看文字只是輕輕地拂過寸進尺退都不曾依傍築磕着那物事來此間說時旋紐揑湊合說得此小才過了又便忘了或他日被人問起又逐旋紐揑說得恁小過了又忘記了如此濟得甚事早間說如昏昧云云若有疾如此方謂之持敬如人負一箇大痛念念在此日夜來所以去之之術理會這一件物須是徹頭徹尾全文記得始是如此未是如此中間是如此謂之是如此謂之非須是理會教透徹無味子疑滯方得若只是如此輕輕拂過是濟甚事如兩軍厮殺兩邊擂起鼓了只得拚命進前有死無二方有箇生路更不容放慢放慢便被他殺了

友仁初參拜畢出疑問一冊皆大學語孟中庸平日所疑者先生畧顧之謂友仁曰公今須是逐上些子細理會始得不可如此鹵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曉者故問然其他不問者恐亦未必是豈能便與聖賢之意合須是理會得底也來整理過方可友仁問邵堯千里惟民所止曰此是大率言物各有所止之處

且如公其心雖止得是其迹則未在心迹須合為一方可豈有學聖人之道服非法之服享非禮之祀者程先生謂文中子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說者此也友仁曰舍此則無資身之策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豈有為人而憂此者

先生曰公向道甚切曾李禪来曰非惟李禪如老莊及釋氏教典亦曾涉獵自說法華經至要處乃在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句先告我這裏正要思量分別方有箚脚思量分別之理如公之學也不易因以手指書院曰如此屋相似只中間潔淨四邊也未在未能博李便要約遵窮理處不曾用工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又顧同舍曰德元却於此理見得彷彿借乎不曾多讀得書却謂友仁曰更須痛下工夫讀書始得公今所看大李或問格物致知傳程子所說許多說話都一一記得方有可思索玩味

張問先生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盡多文字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注儘得公還盡記得集注說話否非唯集注文亦記不全且如邵康節始李於百原堅苦皆是不曾仔細用工夫且如邵康節夜不就席者有年公們曾如此否刻廣冬不炉夏不扇夜不就席如此說仁處這裏是如此說那裏是論語且莫說別處只如說仁處如此說還會得否友仁曰先生有一處解仁字甚曉然言仁者人心之全德必敬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

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先生不應次日
郎問公昨夜所舉解仁說在何處曰在曾子言仁以為
己任章先生曰德元看文字却能記其緊要處理會只於瑣細處用工
人看文字者却不能於緊要處有萬千
前白他問中庸或問不一其內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
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無以勝
其私此皆是切要處學者若能於切要處做工夫又於
細微處不遺闕了久之自然有得
拜辭先生曰公識性明精力短每日文字不可多看又記
性鈍但用工不輟自有長進矣
因誨郎兄云讀書者當將此身置在此書中行住坐卧念
念在此誓以必曉徹為期看外面有甚事我也不管只

恁一心在書上方謂之善讀書若但欵來人面前說得
去不求自熟如此濟得甚事須是着起精神字字與他
看過不惟念得正文注字要自家暗地以俗語解得方
是如今自家精神都不曾與書相入念本文注字猶記
不得如何曉得(卓同)
讀書須立下硬寨定要通得這一書方看第二書若此書
既曉未得我寧死也不看那箇如此立志方成工夫郭
德元言記書不得曰公不可歇遠且讀一小段若今日
讀不得明日又讀明日讀不得後日又讀須被自家讀
得若只記得字義訓釋或其中有一兩字滑落便是那
腔子不曾填得滿如一箇物事欠了尖角處相似中間
自家做出文字便也有所欠缺不成文理嘗見蕃人又

武臣文字常不成文理便是如此他心中也知得要如此說只是字義有所欠缺下得不是這箇便是不得於言象之間於心之患是他心有所蔽故如此司馬遷史記用字也有下得不是處賈誼亦然如治安策說教太子處云太子少長矣妃色則入于孝這下面承接便用解說此義忽然掉了却說上孝去云學者所學之官也又說帝入東學上親而貴宦一段了却方說上太子事云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云云都不成文義更無段落他只是乘手快胡亂寫去這般文字也不可學董仲舒文字却平正只是又因董仲舒康衡劉向諸人文字皆善弱無氣酸司馬遷賈生文字雄豪可愛只是這下字時有不穩處段落不分明康衡文字却細密他看得經書極子細能向裏做工夫只是做人不好無氣節仲舒讀書不如衡子細疎略甚多然其人純正開闊衡不及也又曰荀子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誦數即今人讀書記遍數也古人讀書亦如此只是苟卿做得那文字不帖律處也多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閙場中如何讀得書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

語類一百一十六卷終

朱子十四

訓門人五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好處文蔚因說正思小學字訓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難做如中只說得無過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難做如仁只說得偏言之仁不曾說得包四者之仁

至○若海錄云一部大雅

先生聞程正思死哭之哀賀孫有程正思一學生來謁坐定覺頸云正思可惜有骨肋有志操若着道理也粗此子在自脩問功夫節目次第曰尋常與學者說做功夫甚遲鈍但積

累得多自有貫通處且如論孟須從頭看以正文為正却看諸家說狀得正文之意如何且平易處作功夫觸類有得則於難處自見得意思如養氣之說豈可驟然理會候玩味得七篇了漸覺得意思如一件木頭須先剗削平易處至難處一削可除也今不先治平易處而徒用力於其所難所以未有得而先自困也以下訓謨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汗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面隨順去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非是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自有箇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

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謨

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痛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看來領只是說得他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蓋天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雖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泥礫中零零

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靡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克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鬬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敬而行才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此一件事見得如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祂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謨再上二稱贊先生曰未可此便做須是過去有此說話且留在胷次烹治煆煉教這道理成熟若只一時以為說得明白便道是了又恐只做一場話說

寒泉之別請所以教曰議論只是如此但須務實請益曰須是下真實工夫未幾復以書來曰臨別所說務實二事途中曾致思否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

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待教先生曰朋友來此多被冊

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紙上語爾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只有此麤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達處所謂兵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何止十年之功也

問未知學問知有入歟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夫有看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為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問中庸或問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以理之實而言也不誠無物以此心不實而言也謂此心不存則見於行事雖不悖理亦為不實正謂此歟曰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憒憒何事於操存也其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後治治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嶮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充要親切尋常只浮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是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舜弼以書來問仁及以仁義禮知與性分形而上下先生答書略曰所謂仁之德即程子穀種之說愛之理也愛之乃仁之已發仁乃愛之未發若於此認得方可說與天地萬物同體不然恐無交涉仁義禮知性之大目皆形而上者不可分為二下也因云舜弼為學自來不切己體認却只是尋得三兩字來撐拄亦只說得箇皮殼子當曰同舜弼遊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則荒矣方子

問尋常於存養時若攙進心則急迫而難久才放下則又散緩而不收不知如何用工方可曰只是君元不曾放得下也以下訓柄

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柄近見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

魏元壽問大學先生因云今學者不會看文章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又云近有一學者來欲說皇極某令他說看都不相近只做一箇大中字說了便更無可說委不知自孔孟以後千數百年間讀書底更不仔細把聖人言語略思量看是如何且人一日間此心是起多少私意起多少計較都不會略略思量不知是在天地間做甚麼也

時舉 ○訓椿

學者精神短底看義理只到得半途便以爲前面沒了必大曰若工夫不已亦須有向進曰須知得前面有方肯做工夫今之學者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以下訓工夫必大

拜遠先生曰所當講者亦略備矣更宜愛惜兌陰以副願望又曰別後正好自做工夫趲積下工旦相見庶可舉出商量勝如旋來理會

必大初見曰必大日來讀大學之書見得與己分上益親切字字句句皆已合做底事但雖見得道理合如此然反而隱括其念慮踐履之間却有未能如此者蓋緣向來自待未免有失之姑息處始謂氣習物欲之蔽不能頓革當以漸銷鑠之而已不知病根未盡除則爲善去惡之際固已爲之繫累不能勇決操存少懈則其隱伏於中者往往紛起而不自覺其動於惡者固多有之今須是將此等意思便與一刀兩斷勿復疑滯於道理合如此處便擔當着做不得遲疑庶可補既往之過致日新之功如何曰要得如此必大又曰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脩實此爲病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某一生與人說話多矣會看文字曉解明快者却是吳伯

豐方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報其死可惜可惜看稍假之年其進未可量也伯豐有才氣爲學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 僩

吳伯豐好箇人近日死了可惜頗留意也屢托得開江西如萬正淳亦純實只是昏鈍與他說都會不得因問發托得開向來明道有此語莫是擴充得去否曰適說吳伯豐只是據他才也屢托得行渠與他是親近自力要救拾它更不爲屈可取德明

問嘗讀何書曰讀語孟曰如今看一件書須是看教至誠去看一番將聖賢說底一句一字都理會過直要見聖賢語脉所在這一句是如何道理及看聖賢因何如此說直是用力與他理會如做冤讎相似理會教分

曉然後將來玩味方盡見得意思出來若是汎濫看過今次又見是好明次又見是好終是無功夫不得力以下訓

僩

議論中譬如常有一條線子纏縛所以不索性無那精密潔白底意思若是實見得意思出來便自一言半句斷得分明

先生問僩與伯豐平淳此去做甚干夫伯豐曰政欲請教先生曰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僩曰亦欲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往見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如一源清水只管

將事物堆積在上便壓臨了某觀諸儒之說唯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所謂以意逆志者逆如迎待之意若未得其志只得待之如需于酒食之義後人讀詩便要去捉將志來以至束縛之呂氏詩記有一條攷數說者却不定云此說非詩本意然自有箇安頓用得他處今一槩存之正如一多可的人來底都是如所謂要識人情之正夫詩可以觀者正謂其間有得有失有稟有白若都是正却無可觀今不若且置小序于後熟讀正文如攷得一一詩其間說香說白說寒時開雖無題目其為梅花詩必矣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長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大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初看時不魯善精神只管看向後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攷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記去却又看通鑑亦須作綱目隨其大事劄記其年有某事之類準春秋經文書之溫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

先生問營及二友俱營看易傳看得如何是好何處是緊要看得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營等各對說先生曰如此只是鶻盧提看元不魯實得其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盖人情物理方看得入盖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者如言事君及處事

巒之患誰處皆未嘗當看可知讀時無味盖他說得關遠未有底事預包在此學者須先讀詩書他經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自下便用得者所言皆對著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相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乍裏面無提起處盖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盖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文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白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曾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以過處不比他處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又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人傑錄）

淳（見易類）

淳冬至以書及自警詩爲贄見翌日入郡齋問功夫大要

曰學固在乎讀書而亦不專在乎讀書公詩甚好可見亦曾用工夫然以何為要有要則三十五章可以一貫若皆以為要又成許多頭緒便如東西南北鄽寇一般曉生妄意未知折衷惟先生教之先生問平日如何用工夫曰只就已上用工夫已上如何用工夫曰只就事上用工夫問察其天理人欲之辨如何察之曰只就秉彝良心處察之曰心豈直是發莫非心也今這裏說話也是心對坐也是心動作也是心何者不是心然則緊要着力在何處扣之再三淳思未答先生縷縷言曰凡看道理須要窮箇根源來處如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如何便止於仁為人臣如何便止於敬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

仁敬亦然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修踐履便了多見士人有謹守資質好者此固是好及到講論義理便偏執已見自立一般門戶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班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肚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理

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先知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已而曰程子謂將這見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樂饒錄作五段

問日用間合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究根原來處直要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為要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脩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着力不可道知得了方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因問淳資質懦弱行意常緩於知克己不嚴進道不勇不審何以能嚴能勇曰大綱亦只是適間所說於那根原來處真能透徹這箇自都了

問靜坐觀書則義理浹洽到幹事後看義理又生如何曰
只是未熟
問看道理須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曰如何曰天
命之性萬理完具揀其大目則仁義禮智其中遂分別
成許多萬善大綱只如此然就其中須件件要徹曰固
是如此又須看性所因是如何曰當初天地間元有這
箇渾然道理人生稟得便是性曰性只是理萬理之總
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為我所有
天之所命如朝廷指揮差除人去做管性如官職官便
有職事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殺定合做甚底事聖
賢教人也不曾殺定教人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

事來便做一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頓不
不得若指定是事親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有甚事來便做工夫
這道理不是如堆金積寶在這裏便把付與人去亦只
是說一箇路頭教人自去討討得便是自底討不得也
無柰行須是自着力着些精彩去做容易不得
譬如十里地頭自家行到五里見人說十里地頭事便把
為是更不進去那人說固不我欺然自家不親到那裏
不見得真終是信不過
須是理會得七八分功夫了被人決一決便有益說十分
話便領得若不曾做工夫雖說十分話亦了不得
若道生做一世人不可泥泥隨流須當了得人道便有可

須若道不如且過了一生更不在說須思量到如何便超凡而入聖今日為鄉人明日為聖賢如何會到此便一聲咳聲負着如此方有長進若理會得也好理會不得也好便悠悠了讀書理會一件了又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放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箇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此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此一物之理

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如為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不習乎皆是眼前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熟之外無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 寓錄同

謂淳曰大學已是讀過書宜朝夕常常温誦勿忘講究義理不得不精解老蘇年已壯方學文然用力到所謂若入之言固當然者這處便是悟做文章恰當如此亦只是熟便如此恰如自家們講究義理到熟處悟得為人父確然是

止於慈爲人子確然是止於孝老蘇文豪傑只是熟子由取徑便速

問看文字只就本句固是見得古人本意然不推廣之則用處又易得不相浹如何曰須是本句透熟方可推若本句不透熟不惟推便錯於未推時已錯了

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缺湯武反之已有此字缺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自己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修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知也勉強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

問持敬致知互相發明否曰古人如此說必須是如此更問他發明與不發明要如何古人言語寫在册子上不解錯了只如此做工夫便見得滋味不做持敬只說持敬作甚不做致知只說致知作甚譬如他人做得飯熟盛在掩裏自是好喫不解喂人是定自家但喫將去便知滋味何用問又不成自家這一邊做得此小持敬工夫討會那一邊致知發明與未發明那一邊做得此小致知工夫又來討會這一邊持敬發明與未發明如此有甚了期季文問持敬致知莫是並行而不相礙否曰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也不須如此都要做將去

歩窄一歩便觸無處去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

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

諸友問疾請退先生曰堯卿安卿且坐相別十年有甚大頭項工夫大頭項疑難可商量處淳曰數年來見得日用間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無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揀推閃避撞著這事以理斷定便小心盡力做到尾去兩三番後此心磨刮出來便漸漸堅定雖有大底不見其爲大難底不見其爲難至礙碍至勞苦處不見其爲礙碍勞苦橫遶境界不見其有憾恨底意可參差難割捨底不見其有粘滯底意見面前只是理覺如水到船浮不至有甚悭澁而夫子與點之意顏子樂底意深雕開信底意中庸飛魚躍底意周子洒落及程子活潑潑底意學者觀都在面前直箇是如此而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文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說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自前聖後哲都是一樣而其所以爲此理之大處都只在人倫而身上工夫切要處却只在主敬敬則此心常惺惺大綱卓然不昧天理無時而不流行而所以爲主敬工夫直是不可少時放斷心常敬則常仁先生曰恁地說也容易久之因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其平生便是不

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時習之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然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正與饅頭只撮箇尖處不與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不成模樣從來覺見說這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昨麽子晦亦說與點及鬼神反覆問難轉見支離沒合殺了聖賢教人無非下學工夫一貫之旨如何不便說與曾子直待他事事都曉得方說與他子貢是多少聰明到後來方說與他子貢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

一以貫之此意是如何萬理雖只是一理學者且要於萬理中千頭百緒都理會四面湊合來自見得是一理不去理會那萬理只管去理會如何程先生語錄事事都說只有一兩處說此故說得恁地少而今學者何故說得恁地多只是空想像程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恐人不曉栽培更說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呂晉伯問伊川語孟且將緊要處理會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所得終不浹洽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聖賢立言垂教無非着實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等類皆一意也大抵看道理要得寬平廣博平心去理會若實見得只說一兩段亦見得許多道理不要將一箇大底言語都來罩了其間自有輕重不去照管說大底又說得太大說小底又說得都無巴鼻如昨日說破斧詩恐平日恁地枉用心處多淳曰昨聞先生教誨其他似此樣處無所疑矣曰學問不比做文字不好便改了此却是分別善惡邪正須要十分是當方與聖賢契合如破斧詩恁地說也不錯只是不好說得一角不落正腔窠悶斜了若恁地看道理淺了不濟事恰似撐船放淺處不向深流運動不得須是運動游泳於其中淳又曰聖人千言萬語都是日用間不分合做底工夫只是立談之頃要見總會處未易以一言決曰不要說總會如傳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說總會處又如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以道便是要一一用工到自得方是總會處如顏子克己復禮亦須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成只守箇克己復禮捉下面許多都除了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如此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文字說大哉乾乾云云至哉坤元云云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萬事畢其他都不說小間又和那一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而今只管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單沒合殺下稍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義剛同

曉耳入以内淳稟曰適間蒙先生痛切之誨退而思之大要下學而上達下學而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要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嘗枯燥程先生曰但見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象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象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處如計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有則有箇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灑掃應對飲食寢處一件件都是合做千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語中做工夫時須是着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胡叔器因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着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着那事

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某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來事甚誰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某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情偽更不能逃又說常有一官人斷爭田事被其

擾了案其官人却來那穿欵處考出窮理亦只是如此義別同

先生召諸友至臥內曰安卿更有甚說話淳曰兩日思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奏得着曰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明瑩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得去李文說廖倅惠書有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

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亦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義剛錄作捉)不成便恁地戒謹恐懼而此心常存(義剛錄作存)若不用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不成(義剛錄作無)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義剛錄作懼)問安卿適來所說目未嘗得息義剛錄此下云良久復問安卿適來所說正謂如何對曰天下事事物物無非是天理流行即無下面許多工夫簡天理流行(義剛錄作即無下面許多工夫)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溫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義剛錄作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義剛錄作無)恐只是占便宜自己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末(義剛錄作麤)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要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个欲又有个誤認个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

依舊一卻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辛苦定此心泥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堆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嘗見胡文定答曾吉甫書有人只要存天理去人欲之論後面一句稱贊都不與之分析此便是前輩不實為人處此處正好捉定與他剖判始得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太

綱如此下面黙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醋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做得始義剛錄云然此如做這湯藥須知是如何做方好今只管一個說道好及我問你好處是如何地是好如何地是不好而恁地得過今且將平白看甚書中見得古人做甚事那處是那處不是那處可疑那處不可疑自見得又看是如何於平白做底事甚麼處是舉數段來便見得所以為天理所以為人欲淳因舉向年居喪喪事重難自始至終皆自擔當全無分文責備之意曰此也是合做底淳曰到臨葬時同居魯長容以年月不利為說淳皆

無所苟但治辦事務則卜一日爲之曰此樣天理又是硬了李丈曰亦是尊長說得下曰幸而無齟齬耳若有不能相從則少加委曲亦無妨淳曰大禮次日族中尊長爲酒食之會淳走避之後來聞尊長鎮日相尋又令人皇恐如何曰不要也好然此亦無緊要禮君親之食則食之父之友食之不避梁肉某始嘗疑此後思之只是當時一食後依舊不食爾父之友既可如此則尊長之命一食亦無妨若有酒醴則辭義同

是夜再召淳與李丈入卧內曰公歸期不久更有何較量淳讀與點說曰大段都是亦有小小一兩處疑又讀處倅書所難與點說先生曰有得有失又讀淳所聞處倅書先生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

原頭處今所說固是如此但聖人平白也不曾先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尺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淳曰因做工夫後見得天理也無妨只是未做工夫不要先去討見天理否曰畢竟先討見天理立定在那裏則心意便都在上面行易得將下面許多工夫放縱了孔門惟顏子曾子潛雖開曾點見得這箇道理分明顏子固是天資高初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亦自討頭不着從博文約禮做來欲罷不能竭吾才方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向來髣髴到此都合聚了曾子初亦無討頭處只管從下面捱來捱去捱到十分處方悟得一貫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何物便是他見得箇物事曾點不知是如何令

下便被他綽見得這箇物事魯鈍滾離開已見大意方是程先生恁地說滾離開較靜魯鈍較明爽亦未見得他無下學工夫亦未見得他合殺是如何只被孟子喚做狂及觀禮弓所載則下梢只如此而已曾子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上見得子貢亦做得七八分工夫聖人也要喚醒他喚不上聖人不是不說這道理也不是便說這道理只是說之有時教父有序子晦之說無頭如吾友所說從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子晦疑得也是只說不出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這邊也無頓處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

攔破放那邊也恐攔破這天理說得蕩樣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着又如水不泛流遡源合下便要尋其源繫束繫去終是繫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於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一學中如致知時亦有理會那上達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恰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這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淳曰件件都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曰不怕不成一箇物事只管逐件恁地去千件成千箇物事萬件成萬箇物事將間自然撞着成一箇物事方如

水到船浮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底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第一番且平看那一重文義是如何第二番又揭起第一重看那第二重是如何第三番又揭起第二重看那第三重是如何看來看去二十番三十番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才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一面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這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一法教萬民及公卿大夫士之子皆如此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初只是有兩句後來又就父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此一節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者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會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

子有親裏面推說許多君臣有義裏面推說許多而今見得有親有義合恁地又見得因甚有親因甚有義道理所以合恁地節節推上去便自見原頭處只管恁地做工夫去做得來又曰聖人教人只是說下面一截少間到那田地又挨上此一節不曾直說到上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做得許多仁自在其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又且游於藝不成只一句便了若只一句便了何更用許多說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何故不只存這一句餘都刪了何故編成三百篇方說思無邪者三百篇中那箇事不說出來又曰莊周列禦寇亦似會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

來不知如何被他綽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正也向見衆人說得玄妙程先生說得絮黃作忉怛後來子細看方見得衆人說都似禪了不似程先生說得穩義剛同

問前夜承教誨不可先討見天理私心更有少疑蓋一事各有一箇當然之理真見得此理則做此事便確定不然則此心未楠又會變了不審如何曰這自是一事之理前頭所說只是不合要先見一箇渾淪太底物攏在這裏方就這裏放出去做那萬事不是於事都不顧理一向冥行而已事親中自有箇事親底道理長中自有箇長底道理這事自有這箇道理那事自有那箇道理各理會得透則萬事各成萬箇道理四面湊合便只是一箇渾淪道理而今只先去理會那一箇不去理會那箇貫將尾作頭將頭作尾沒理會了曾子平日工夫只先就貫上事事做去到極處夫子方喚醒他說我這道理只用一箇去貫了曾子便理會得不是只要抱一箇渾淪底物事教他自流出去義剛

淳有問自昪子先生讀畢曰大槩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義剛錄云先生曰未楠自友之說說又曰公說道理大而化之做甚麼何故恁地儱侗只要攝那頭一段小大底未楠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做查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刀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魯點漆雕開不曾見他做工夫處不知當時如何被他道見這道理然就一人

之中開却是要做工夫吾斯之未能信斯便是見處未能信便是下工夫處曾點有時是他做工夫但見得未定或是他天資高後被他瞥見得這箇物事亦不可知雖是恁地也須低着頭隨衆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底做工夫襯貼起來方實證驗出來方穩不是懸空見得便了博學審問五者工夫終始離他不得只是見得後做得不費力也如曾子平日用功極是仔細每日三省只是忠信傳習底事何曾說着一貫曾子問一篇都是問喪祭變禮微細處想經禮聖人平日已說底都一一理會了只是變禮未說也須逐上問過一貫之說夫子只是說提醒他縱未便曉得且放緩亦未緊要特別日更一提之只是曾子當下便曉得何曾只管與他說如論語中百句未有數句說此孟子自得之說亦只是說一番何曾全篇如此說今却是懸虛說一箇物事不能得了只要那一去貫不要從貫去到那一如不理會散錢只管要去討索來穿如此則中庸只消天命之謂性一句及無聲無臭至矣一句便了中間許多達孝達德九經之類皆是粗迹都掉却不能耐煩去理會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只將一箇道理都包了更不用理會中間許多節目今須是從頭平心讀那書許多訓詁名物度數一一去理會如禮儀須自一二三四數至於三百威儀須自一百二百三百數至二千逐一理會過都恁地通透始得若是只恁懸虛不已恰似村道說無宗旨底禪樣瀾翻地說去也得將來也解做須快時也

有舍利只是不消得事又曰一箇底與貫底都只是一箇道理如將一貫已穿底錢與人及將一貫散錢與人只是一般都用得不成道那散底不是錢（義剛同○泳力錄云如用一條錢貫了一串）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功夫到理明而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問事各有理而理各有至當十分處今看得七八分只做到七八分處上面欠了分數莫是窮來窮去做來做去久而且熟自能長進到十分否曰雖未能從容只是熟詠一熟字

後便自會從容再三詠此之謂道理又問諸友入侍坐定先生且淳申前說曰若把這箇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魯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箇簸錢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魯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一章一章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澁處便是樂底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消息人須是尋到那

却無不做功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簿底書如何地看得義剛同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作工夫曰此別定不干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潛着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堤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閉門獨坐便了底聖賢亦無閉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入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要理會得熟時道

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窮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來洽通透若只守箇此字揑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之雖說須是博學之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册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つ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

今公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樣子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萊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之道外便有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一段二十大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己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揑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自心日用要合道理無一毫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

那事又不得學之本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
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
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脩推而至於家邦國
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義剛同

淳稟曰伏承教誨深覺大欠下學工夫恐渡陳俾郡孤陋
寡聞易致差迷無從就正望賜下學說一段以爲朝夕
聚講之助曰而今也不要先討差處待到那差地頭便旋旋
理會下學只是放闊去做句促在那一隅便窄狹了須
放出四方游學一遭這朋友處相聚三兩月日看如何又
那朋友處相聚二兩月日看如何胡叔器錄云胡叔器曰
固好恐又隨人轉了曰要我作甚恐又被人壞
了先生曰我須是先知得他是甚麼樣人及
後與他相處數日之便見若是不合便去

若恁地隨人轉又不如只在屋裏孤陋寡聞義剛同
先生問淳曰安卿須是友天下之善士爲味足又尚論古
之人須是開闊方始展拓若只如此恐也不解十分
先生餞席酒五行中庭延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
此退去及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
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慕其高或邀
之入京參國事一日又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
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其已盡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經歷一過
臨行拜別先生曰安卿今年已許人書會久閒更須出行
一遭李丈亦曰書解甚易等蔡三哥來便了禮書大段未也

安卿問先生前日與賀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無形貌也須是有箇物事在那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此只是教你收斂教你心莫胡思亂量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光爍爍在那裏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別有箇物事在那裏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賀孫問安卿近得書否曰緣王子合與他答問論他寫得來以此漳州明友都無問難來因說子合無長進在學中將實錄課諸生全不識輕重先後許多學者近來竟得都不濟事賀孫云也是世衰道微人不能自立緣做官便頹沛曰如此做官科舉皆是好事做却如此曰只緣無人說得好說得好乃是知得到若知得到雖摩頂至足也只是變他不得因言昔之昨夜偶來問幾條已答去今再說來亦未分曉公之為仁公不可與仁比並看公只是無私絕無私這仁便流行徑直先生云唯公為近之却不是近似之近纔公仁便在裏故云近猶云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是道在先後上只知先後便近於道如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水之流通却不是去壅塞底物事做出來水自是元有只被壅了纔除了壅便流自是元有只被私意隔了纔克去已私做底便是仁賀孫云公是仁之体仁是理曰不用恁地說徒然不分曉只要是無私無私則理無或蔽今人

喜也是私喜怒也是私怒哀也是私哀懼也是私懼愛也是私愛惡也是私惡欲也是私欲苟能克去己私擴然大公則喜是公喜怒是公怒哀懼愛惡欲莫非公矣此處煞緊要利害顏子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讀書最忌逆見去說但欲合己見不知非本來之意須是且就他頭說說教分明有不通處却以己意較量

賀孫

朱子語類卷百十七終